

有一种家产,一生挥霍不完

韩爽(编辑)

从小,我就觉得自己的父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有一种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做派。散个步,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教我们背《出师表》、《长恨歌》、《行路难》这些晦涩的长篇古文;夜晚天气晴好时,带我们温习祖冲之的《月亮歌》,抬头辨识月满月亏、斗转星移。爬个山,他会对着山顶亭榭上的历代楹联驻足良久,每每抄录背诵下来,引以自豪,而年幼的我却分毫看不出,那些斑驳颓败的东西有什么妙处。

一度,我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于心生反感:扯这些能当饭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一起住筒子楼的邻居们也颇多闲言碎语:一个工人,这样培养孩子有啥用?厂子里的一位叔叔就曾当面揶揄:望子成龙大可不必,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上学后,即便古文背诵轻松搞定,语文年年第一,中考作文满分,我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拜谁所赐。说来也怪,真应了那句歌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年纪越长,对人文历史的东西越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也如父亲那样偏感性、常悱恻、爱激动,痴迷历史兴衰的厚重,曾经两次三番跑去秦淮河乘画舫夜游怀古;憧憬星空宇宙的华美,对《三体》一书中描绘的宇宙终极宿命心神俱醉……人至中年,虽学无所长,却觉心境开阔包容,“万物皆可为师”,我才幡然醒悟,父亲赠予我了多少宝贵的一笔财富,宝贵到我无法估量它对我人生的价值。

父亲最值得敬佩的地方,是他用自己有限的知识体系,尽可能

能为儿女构建了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放大了我们人生的坐标尺度,让我明白——所谓活着,不是赚多少钱,住多大房,天之大,地之遥,纵然区区五尺之躯,短短数十载光阴,依然可以驰骋古今,经天纬地。在精神世界里,没有围墙,没有锁链,风云八万里,上下五千年,统统都与我有关!

余秋雨说:“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只把目光关照在自己生活的那个圈子里。

而父亲教会了我做一个心有天地的人,有情怀地活着,自由而诗意地栖居。这笔财富,我用之不尽。是谁说过,这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复旦啊复旦

杜新英(医生)

年轻时,每年夏天我都要去上海一次。因为我狂热地爱着复旦大学的超声医学。爱到每年都要去看一次,爱到唯恐自己会有一分钟忘记了理想。

白衣黑裙长发飘飘,走在复旦大学的老校园里,我和里面的女生没什么两样啊!在草坪上一坐就是一夜。看午夜的自习室里灯光明亮,看清晨教授们骑着自行车前来,看午后男女生们经过。他们也像我一样,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谁规定他们能上复旦我就不能上?

枫林校区才是医学院的驻地,但是,邯郸校区的复旦气息最浓。所以,我每次去,都是在邯郸校区里走。从来没有想,去枫林校区里找个辅导班,或者找超声医学的导师们套点信息。仿佛只要那么一想,就玷污了我心中复旦的模样。

为了我心爱的复旦大学,考研时,接连三年我报的都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超声诊断方向。

中专毕业,在山东一个普通乡镇工作的女子,拼了命地考复旦。

每天两点一线。上班看书,下班回家还是看书。单位效益很好,大家衣食无忧,从来没人想过考研,更别说复旦了。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就连我父母都反对:“你生活那么安逸,还折腾什么?”

折腾我美丽的梦想啊。生活是很安逸,但是,想飞的心,真的能变成石头吗?

每当学累了,我都要抬头看看天空。北国风光,碧空如洗,淡淡白云点缀,辽阔深远,偶有鸟儿无声地飞过。我就会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诗:“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是鸟儿已经飞过。”

第一年,差5分。第二年,差10分。第三年,过了分数线,没被录取。

妹妹撺掇我再考一次。考了三年,我已经明白:一个一天高中都没有读过的人,只凭自学,如果能考上复旦,那复旦也不叫复旦了。死了心,老老实实地调剂到别的院校去。

真调剂了才知道,所有的医学院校招生基本都满了。我咬咬牙,往偏远的西南省市调。结果千里迢迢去了遵义,才知道,遵义医学院也调剂满了。

又挨了当头一棒。

无奈,我敲开遵义医学院研究生学院院长办公室的门,说明自己的来意。然后,和一个男生一起,在人家的门口站了四天。每天人家没上班我们就来了,人家下班我们才离去。两个门神站了四天,院长跑了教育部四天,最后终于追加了27个硕士研究生名额。

我幸运地成了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的一员。人人都觉得我考了三年复旦最后调剂到遵义去,何其不幸!我却觉得,我何其幸运!

遵义医学院研究生学院有全国仅有的三个心电图方向硕导之一,我成了他的学生。不在复旦,也可以像在复旦一样。只要你够拼命够努力。

2013年毕业时,我底气十足,找工作光挑中国最好的医院。第一站杀回上海,去的就是中山——复旦大学最好的附属医院。

面试出来时,正好是盛夏的午后。我一手遮眼抬头望天,天空碧蓝如洗,白云点缀,一如当年我学累了抬头所见。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是我已经飞过。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但是我心不变。所以,复旦,最终我还是来了。

诗和远方

(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命题嘉宾 林少华

挤在车间和田地中的诗人

刘耐岗(公司职员)

得知自己获得了诗歌征文优胜奖,电话里的郭福来一声欢呼,尽管他刚刚才换了一个身份——把家里的三亩地承包了出去,跑去北京皮村打工。

和诗人余秀华一样,朋友郭福来除了爱好写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种着三亩地,每天有空就写诗,渴望美好的生活,称自己为“清新诗人”。

出门后的郭福来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加了我微信。微信里,他告诉我目前在一家工厂当电焊工,跟十个毛头小子住在小宿舍,工作虽然辛苦,但厂里管吃住,一天130块,如果不生病,还是够用的,比在家千守着那三亩地强多了。

另外,他告诉我,他并没有放弃对诗歌的追求。

郭福来刚发表了一篇《思念妻子的一封信》,“估计得有100多块稿

费。”这篇作品的开头他称妻子为“小英”,像一封青涩的男生写给女生的寄托异地思念的情书:“是谁,隔开了你我夫妻的朝夕相伴。是谁,让你抛下自己的儿女,去给别人家的孩子当保姆。是谁,逼我离开老家,来到北京皮村的工厂里流血、流汗。怪只怪我们生活在农村,那可恨的三亩半盐碱地,只疯长无奈的叹息。它吃尽高价的肥料、种子,弄掉我的青春、时间,却吐不出够咱日常开支的人民币……”

这些文字通常写在凌晨。那时舍友们都睡了,郭福来在上铺打开床尾小桌上的灯,开始写字——这是一天中唯一属于他的时刻。宿舍里的年轻人喝酒的喝酒,打麻将的打麻将,写诗歌的郭福来对大家来说有点另类。

前不久,郭福来回家探亲,他送我一本《皮村文学》,上面有他的几首诗作。他还告诉我,他加入了皮村文

学小组,工作之余就去图书馆借书、写作,有了自己新的文化生活。他对我列数他的一周:周一开始构思写作内容,周二创作,周三写出作品,周四再誊写一遍,周五交稿,等着在周日的晚上念出来。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每到念稿时,立马变得标准起来,并且声情并茂。念到离别前对女儿说的话——“以后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你要……你一定要……”,似乎整个人都陷入了没写出来的囫囵中。

工友们觉着肉麻,发出“啧啧”的碎声,但读到后面,所有人都安静了,只剩郭福来的深情朗诵和断断续续的吉他伴奏。这是郭福来每周都盼望的夜晚。

你以后打算怎样?我问郭福来。他沉吟了一下,说多年来他总是幻想,借助文学改变命运,干一份文职工作,有一个清新的小屋,有笔,有本,有词典,能满足写作需求就够了。

身体与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安子康(工人)

每个诗人都是孩子,因为只有孩子才能看到这个世界最单纯的美好,就像孔子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只有纯净而没有杂质的灵魂才能与这个世界有最贴切的亲近。诗是孩子的呓语,是世上最美好的文字。冯唐在新译的《飞鸟集》里边说:“我固执地认为,诗应该押韵。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诗在冯唐心中的样子,应该像水晶一样纯净而美好。

所以“诗和远方”就是我们最美好的向往。我们在纷扰的红尘中摸爬滚打,筋疲力尽,为了生活忘记了曾经的梦想与坚持。我们以为这是成熟,是对曾经的幼稚的一种进步,我们强迫自己把眼光与注意力从海子和北岛转向超市的促销信息,忘记了有多久没有去放松身体或心灵,然后

安慰自己“诗和远方”常在,但是四块钱一斤的鸡蛋明天就没有了。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背负了尘世间太多的包袱,灵魂如同一个佝偻病人蜷缩在身体的某处,我们刻意忽略了灵魂对“诗和远方”的向往,生活中充满了暮气,工作,或者休息——然而休息也是单调得要命,读书,睡觉,社交。

就像网络上火过的辞职信一样,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对“诗和远方”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我们只是害怕改变,害怕稳定的生活会被打破,当我们戴上枷锁行走走在人世间的下一刻,枷锁就仿佛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害怕它被夺走,更不敢主动卸下,所以我们对那些充满勇气的人抱有最大的羡慕与肯定。在生活的路上他们始终保持那份对世界的亲近,

他们的身体里始终住着个孩子,所以,他们的生活也必然充满着诗意。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你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愿景,每个人都能保持曾经的梦想与坚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始终无所畏惧。也许眼前的苟且让我们丧失了激情与向往,但请不要忘记曾经仰望星空的花儿与少年。超市打折的鸡蛋浇不了灵魂,在某个午后闲暇的下午,翻开《诗经》,或者去近郊的田野看看,身体与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编后】

5月4日“写作”版“诗和远方”的征文题目见报后,当天10:42信箱就收到了第一篇来稿——《写过诗的人》,来自菏泽的作者崔中华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风雪之夜,诗友来访,“想在风雪之夜握住上大学时与你们一起写诗的日子”,冬夜,煮酒,论诗,“内心燃起了一簇温暖的火苗,虽然微弱,但在黑夜的行走中不会迷失方向。”

“诗和远方”这个题目引发出了广阔深远的想象空间,而理想与现实冲撞产生出强烈的共鸣,截至本期稿件刊发,已收到近千封来稿,有多年关注青未了的忠实作者,也有路过济南的外省人偶然在街头买到了刊有征文题目的报纸,写来了稿件。

一位笔名“凭湖临风”的作者落泪写就肺腑之言:“诗和远方像刀子一下戳中我的内心,这就是我大半生的生活写照啊!我高考落榜,因家庭贫困,生活拮据,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去打工挣钱。我看过果园,因偷偷看书,被人偷摘了几个苹果,受到雇主的严厉呵斥;我扛过大包,一百多斤的麻袋压弯了我弱小的身躯,但我心里默念着‘不怕,有梦想在!’”

一位大学生在文章里写出了对“远方”的哲学思考:“远方,是诗意的。就让我们给美,留一段远方的距离。”

而“诗和远方”在面临中考的初三学生房聚笔下是挑灯夜战、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听见心在呼唤——它渴望着诗与远方!可是,我却不能随心所欲,初三的学业繁多错综复杂容不得半点懈怠,人生第一个重要关卡谁也不肯轻言放弃,最差的可能变成进步最大的,上游的也可能转瞬变成中游的,在这关键时刻一切皆有可能,不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怎能求得进步?我不再沉迷于游戏,也不再费心于外表。在一遍遍复习中总结归纳,在一次次检测中越挫越勇,连后悔曾经不努力的时间都没有,将自己锁在房间,埋头题海,刷题,千千万遍!”

其实,“诗与远方”住在有梦人的心里,是家园,也是心灵的最远处。“诗和远方”本周继续征稿,欢迎写下你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体不限。请附上个人的姓名、职业。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com

